

抗日战争期刊汇编



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抗日战争期刊汇编 (三十九)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新 阵 地

新陣地

主編者 黃新 發行所 上海新華書局
地址 上海新華書局
訂閱價目 本埠每月一元二角 外埠每月一元五角 零售每份五分
期三第
版四日五金月三年七金
(行刊五週期一日十)

速決與持久

蔣百里

「，是不是？
經被人反對

法國戰術家認為攻擊有兩個基礎條件，一為運動，一為射擊（火力）。飛機出現以後，技術上的進步一日千里，如今空軍已單獨成為一個作戰單位，同時向來最缺乏運動性的飛機，經過摩托化並有坦克戰車的發明以後，牠的速度也超過了從前幾十倍。空軍中的重轟炸機，將來速度可與驅逐機相等，而驅逐機的速度則因人身生理的限制，不能更有多大的進步，所以戰戰後的軍事發展，將在運動性方面，而火力又是跟隨運動性的增加而增加。

軍從戰鬥的工具說來，各國都是向著「速」字上用功夫，因此現代戰術戰略的趨勢，也自然向速決方面走去。但從整個國家的立場說來，即從所謂「全民戰爭」的範圍說來，到各國，尤其持久戰失敗的德國，就注重在「持久」兩字，風行一世的自給主義便是持久戰的根本政策。不過，文章是要從反面看的，我們不能據此認為各國如今以守勢為國策，須知她們一方面高談持久，然而各種戰鬥方式，無不趨向速決的方面，而持久却是達到速決的一個門徑。

全民戰爭的痛苦是太深了，負擔是太重了，所以政治家對於民衆的要求雖為持久，軍事家對於國家的義務則取速決。不用說空軍戰鬥是速決，海軍戰鬥亦然如此，一番會戰即可決定全局的勝敗，戰鬥中最有初強性的就只有陸戰。然而現在陸戰的工具一天快速一天，陸戰裝備的重心完全集中在所謂快速師團。他的戰術，亦即他的特性，就在出奇制勝。再將現在各國的動員律也是朝著速決的方向走，德法兩國國境線的要塞，目的在掩護動員，決不想在那裏死守。當年凡爾賽要索的北方區，正留有一個攻勢地帶。如今德國積極修築高速度行軍的鐵道，也正在此守勢中間寄託著一種攻勢。

我們可以說速決主義乃現在實際軍人所追求的目的，只是從這種戰略上的速決中間，發現了軍制亦即國力的持久問題。須知空海兩軍都是以技術的優越而決定戰鬥的勝利。一國的經濟力量，能否與技術上的發明亦步亦趨，乃軍備上的一個根本問題。譬如阿比西尼亞戰爭時期的義大利飛機，現在已成爲明日黃花，不能與英國爭鋒，若將這些飛機

·次目期本·

革命與持久
提議新路線
戰時文藝的建設
從歐戰到北戰場
青年文藝戰線來
許立三等

一律取消，換上一種現在最理想的構造，經濟上不勝負擔；若用局部改良的轉輪法，又怕敵方改良得快，將一盤子趕不上人家。所以現在軍備改良有一個主義，名為「發明僅恐落後，製造僅恐爭先。」就因為國力跟不上技術，換一種砲動輒幾千門，換一種飛機動輒幾百架，其所需經費全於虛化，誰都受不了。

拿通國政的人假如輕視失去了軍事優勢的時機，再要重新恢復優勢，至少須待五年乃至十年以上，照我個人研究，歷史上陸軍的強大，不能保持二十年，空軍的強大不能保持五年，比較上優勢最易持久的還是海軍。這因為主力艦的建造最費時間，而且海上武力又是反映着一國的經濟力量與民族傳統，並非五十年十年的近功。

總之，現在歐洲軍事的方向固然趨於速決，而政治的痛苦與經濟的困難則在於不能持久。他們苦心孤詣的經營便在奪取速決與持久的平衡，要從此中發現一條新路。

現在拿歐洲這一種實況來研究中國應循的途徑，我們知道歐洲人從速決主義下發現了持久的困難與必要性，至於我們中國目前既須作持久戰，我們就應該在持久這個決心下，來研究速決的「速」之條件。歐戰法國凡爾敦所以能長久固守的原因，並非由於死守，而在於法國人能用運動戰的原則，將守線隨時移動，死守一個陣線，無論設備如何鞏固，在今日火力下仍可將整個陣線引到毀滅。去年比爾波鐵環的防禦，建築的時間費去九十小時，而摧毀的時間，只經九小時。

當年德法火力同等，而法國守勢戰向非扼據一線的死守，何況火力平常不佔優勢的我國，所以在一個持久戰區之內，反是用丁運動戰可達持久目的。簡言之，這便是所謂「以攻為守。」假如拘之於形式上持久的一線死守，是必然不能達到持久之目的。現在德國有步步為營的退却法，就是寓死守於運動之中。

一個部隊的火力要與運動力同等如沒有運動力的火力，可名之為「死火力」，所以要達到持久固守之目的，應以增加運動性為唯一條件。前方作戰的部隊至少要能夠自己指揮後方的給養。我們裝備完全的步兵團差不多與德國步兵團相像，但德國步兵團後方直屬的車輻，就有一百三十輛之多，假如每團加上防禦戰車，更須增加七十餘輛汽車，纔可以使一團的火力得到適當的發展與運用，至於一師作戰單位的大輻重砲兵輻重砲都沒有算在其中。

速進與固守不知戰鬥的實際情形，所以一切不敢妄揣，不過我以為我們固然要求持久戰，但其先決條件，便是要使軍備增加運動性，因為我們要以持久為目的，須以速決為手段。歐洲的問題是不久則不速，我們的問題是不速則不久。

革命路線

擎天

甲：我近來很苦悶。

乙：為什麼？

甲：因為有許多直接或是間接的朋友，來邀我加入他們組織的什麼黨，什麼派。什麼會，什麼團。他們的宗旨都很正大，他們的說話都很動聽，我不知道我加入那個的好？我又想一概不加入；但是我感到「獨木不成林」的孤立，而且人家還會我譏「不革命」，所以我苦悶。

乙：你的話我不十分了解，你說一概不加入，是否為了對象難以選擇？但是你要想「成林」，想不「孤立」，又有什麼作用呢？

甲：作用？當然是「抗敵救亡」。

乙：在中國，抗敵救亡陣線上有力的構成份子，是中國國民黨；國民黨裏的最高領袖是全民族一致擁戴的蔣委員長，目前所謂各黨各派都在他領導之下，你要「抗敵救亡」，你乾脆的加入國民黨好了。

甲：國民黨？

乙：不錯，國民黨！

甲：這個……國民黨似乎不合時；而且……不，也許是太陳腐了一點吧？人家……落伍」。

乙：噯，我懂啦，你的意思「抗」

樂觀新論

章行

自對日抗戰以來，我始終是個樂觀者。雖然在小的方面說，我的故鄉居宅都已成為灰燼，在大的方面說，國土喪失了這許多，並且連首都亦失陷了，我却仍然對抗戰前途絲毫不抱悲觀！我的樂觀的論據在這裏：

- 第一，敵人已由一點一線的佔領，被迫進入全面的戰爭，此後敵愈深入，即愈成交通困難，愈覺兵力不敷分配，亦即對戰事愈無把握，試看一月來敵人在津浦綏遠段淮河兩岸進退狼狽的情形，便可深信。
- 第二，我軍已由被動的應戰，轉變而為自動的迎戰。已由節節後退的防守，轉變而為步步推進的反攻。東戰場上廣德宣興溧陽安吉孝豐等地的克復，即是個顯例。
- 第三，我們軍隊傷亡的補充，最近已大致就緒，大規模新軍的訓練，最短期間亦可完成。而一月來我國空軍以雄偉嶄新的姿態出現於敵陣的上空，甚至遠征台北，予敵軍以極大的損害，尤可令人興奮。
- 第四，各國軍火的接濟，源源而來，並不以敵艦對我海岸線的封鎖和敵機對我交通綫的轟炸而稍有影響，相反的，我們補充的軍火海陸並進地取得了大量不斷的接濟。
- 第五，法幣制度雖然未動，外匯的比率，八個月來始終保持合理的常態。
- 第六，戰區及淪陷各地的民衆，紛紛奮起參加了遊擊的戰爭。
- 第七，地方軍閥如韓復榘之流，平時國人一致認為革命的對象和抗戰的障礙，而中央投鼠忌器，無可奈何地只有對之為高度的容忍。現在中央毅然決然把他明正典刑了。消極的剷除一個為抗敵障礙的地方軍閥，即不啻積極的增加了幾萬抗戰的大軍。
- 第八，七個月來艱難困苦，指揮作戰，在任何人精神肉體各方面必成疲憊難支，而我最高領袖蔣先生的健康，不但沒有絲毫影響，反而神彩煥發，體格強健，從各方一致信仰和擁護。
- 第九，全國獲得空前未有之統一，三民主義的真理及領袖的偉大，從各方一致信仰和擁護。
- 第十，各省當局都覺悟到過去抗戰的挫折，一半是政治的失敗。因此都改弦更張，努力在政治上有所革新。「民間疾苦」，執政者已重新有了認識。而「與民更始」，則從上述新認識中有了新的努力！

一切的外力如國際戰爭之類，縱一時不易實現，我們的自力也必然能使民族更生，假使舉國一致在樂觀的心理上誓死抗戰到底！

新陣地

次，第一着還是爲了「時局」，是不是？
甲：那也不……因爲國民黨過去曾經被人反對過的。

乙：不過，你要明白：抗戰九個月，犧牲最大的，是不是在蔣委員長領導下的國民黨的軍隊？五年來努力完成初步國防建設的是那一派？那一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向中國侵略的對象何在？凡此種種，你都不應該不明白的。同時，你又切不可爲了少數人的不革命；而把全體抹殺！不知你以爲如何？

甲：你的話是不錯的；但是，我想加入××黨，你看怎麼樣？××黨好不好？你倒說說看。

乙：你加入××黨，丟開他們的罪惡不談，也未嘗不可。××黨人中有一部分確實很刻苦，很努力，很有朝氣；他們對「抗敵救亡」的工作，也做得似乎還認真。但是，爲你計算，你有點近乎「投機」。你羨慕××黨，你應該在他們秘密工作的時候就加入，才顯得你「革命」，你「勇敢」。現在他們公開活動了，你去「附麗」，假如我是××黨，我第一個瞧你不起，罵你是順等的「假革命」。如果爲了同情他們的政策，他們早已宣貫在三民主義和最高領袖領導之下而努力了……朋友，你還有什麼話沒有？

甲：好，讓我來根據你的指教決定我的革命路線罷！

三

提倡氣節

忍 賊

四

四

什麼是氣節？現在不容易下一個定義。照從前說：氣是志氣，節是節操，大都指士大夫的品行而言。又可以說氣節是讀書人的專利品，一般老百姓說不到氣節二字。照現在來說，氣節，可以說犧牲小我，顧全大我，不畏強權，保全人格幾句話去解釋他。有許多人都說：民國無氣節。其實自明朝亡了，士大夫把氣節講到十二分，不知死了若干人，費了多少事。等到清朝得天下以後，雖然也講氣節，而氣節早已沒有了。到了民國，更不必說。打倒舊道德，是淺學者的口頭禪，什麼人敢提倡氣節，自取青睞的唾罵，現在漢奸四起，虎狼滿地，可以不說。就不講氣節的惡果。我們最高領袖雖然在提倡新生活運動，講究禮義廉恥，但是短促時間，又如何得及呢！現代不講氣節的弊病，可以不說。就全民剛來講：以政治界說，無人不歡喜談何論，恭維討好。要有人說幾句硬話，是不知時務，不達人情。長官把下屬當作牛馬，下屬奉長官有若天神。唯唯是，仍然是民國政治界的口頭語。誰敢講氣節？誰就該餓死！以軍界說，更不像樣了。士兵見着長官，幾同虎見像虎。官長對付士兵，打罵聽其自由。為謀生而入伍，為衣食而執槍，還有什麼軍人氣節可說。以教育界說，有許多地方的學校，完全是商業化，金錢化。教員為薪水而教書，學生為消遣方上課。校長視教員，直等於長官視屬下。長校者特聘書以作威福，任教者視聘書作飯票。其甚者學生可以自由選擇教員，驅逐校長。誰敢講氣節，誰就滾蛋！以工商界說，還有黨派，有幫口。經理以奴隸視夥友，夥友以牛馬視學徒。大家馬馬虎虎，找飯吃，喪失人格，亦普通事。一般的說，全國上下，幾無人不在此敷衍苟且中過生活，完全失却了自立自尊的人格。將委員長在抵禦外侮復興民族一文中說：「袁世凱要做皇帝，還居於一般無恥的軍人稱臣勸進，喪盡中國軍人的人格，造成軍人一切的惡習頹風，種下二十年來內憂外患的禍根，至今猶未掃除淨盡」。其實當時勸袁世凱做皇帝的，何止是軍人，可以說農工商學兵政的人都齊全了。做了這種喪失人格，不講氣節的事，不是近二十年的事，可以說自從吳三桂開關延敵，洪承疇投降滿清以後，大多數的上等中國人，——諸紳先生學士大夫——早已失了氣節。便是武臣另列為傳，也冷不了那班萎靡卑劣的士大夫的心。有人說：氣節是一種抽象的名詞，不見得有多大意思。我們不拿遠事做比方，單講洪憲近事，要是蔡松坡不講氣節，不與同罪之師，那真是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了。以最近抗戰來說，南北戰場受了許多挫敗，都是漢奸作祟。高如行政院秘書，也可通敵，我們還責備江北朋友，豈不有點那個。講到無知小民做漢奸，我們可以說為衣食所迫，無可如何。如今北平偽組織中，如王揖唐湯爾和季思浩王克敏輩——還有曾經做過中央委員，江蘇民政廳廳長的縉紳——過去做官也不算小，私入敵人的手面也不算不闊，現在不惜認賊作父，甘為漢奸，推究原因，都祇為不講氣節。筆者敢說提倡氣節，是救亡圖存的一件大事。大家知道炸彈大砲打得死人的身，打不死人的心。中國人如果全國上下大家提倡氣節，即可真的做到常貧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便可立見個個是大丈夫，就是東四省失了可復，河北失了可復，中國整個亡了也可恢復。因為沒有一個人肯做亡國奴，就沒有了一塊可以滅亡的土地。那怕敵人強硬，也把我們無可奈何。我還記得明朝有一位任應乾，在嘉靖時候做蘇州同知，倭人入寇，他努力抵抗，大敗倭人，彭紹升替他做了一條畫象，在序裏說：「公名環，字應乾，號安治人。嘉靖中，官蘇州同知。海上倭起，由越入吳，殘殺甚衆，……公慷慨請於上官，募新兵奮死殺賊，累十餘戰，輒捷，而公亦身中數創，賊遁，蘇松以安。」方公在軍，北子馳奮力勦公寇官，公臨之曰：「一倭賊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寧，爾老子領兵不能一舉殲滅之，嘔氣喪志，此其意也。設有意外之變，巨寇忠，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做漢奸，不肯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華好開殺身成仁，我於此句會體認一番，此志定願理而行，生死一也。」我們試想古人講究氣節是何等認真。目今倭寇屠殺蘇松，一百倍於從前。聽說蘇州城內的房屋，被敵機炸了十之六七，而偽維持會中，仍然有許多吳佩孚，在烟館討好，咬定牙關做漢奸，不肯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華好男子。我思古人，我真要涕淚無從。所以我敢說：氣節可以救中國，我願有力的人，快快樂來提倡提倡。

戰時文學的建設

杜紹文

我們為維護人道正義公理而作神聖的抗戰，我們無論老幼男女都為這次聖戰的一員勇士。戰爭雖殘酷，但反戰爭的戰爭，則值得我們無限的讚美，踴躍的參加。

聽！生存的戰號已吹遍了四野；看！兇惡的敵騎已飲馬於黃河；我們這些為民前鋒的文人，忍再關在象牙塔裏等做亡國奴嗎？

戰時時期，比利時的劇作家梅德林克，保一個徹底的和平幸福追求者，惟當德兵蹂躪比境時，他便描寫戰爭的罪惡，對強暴的侵略者，加以沉痛的咒咒；法蘭西名小說家薩德法朗士輩，以筆尖誅伐頑武主義者，並鼓勵法兵的戰死疆場；即發動戰禍的德意志，其老詩人曼斯爾，亦改發作風，歌頌戰爭。戰時作家的作品，不特可激發慷慨殺敵的情緒，且像無形的可常軍利的武器，刺穿了敵人的心臟，剪滅了敵人的靈魂。

作家為人羣的先覺，作品係社會的反映，一個想逃避現實的作家，決沒有不朽作品的可能。當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的旋風，飄盪着法國原野時，固執着「為藝術而藝術」的法作家波特萊爾，立刻大聲疾呼：「藝術非為社會的目的而服務不可」；又當德軍圍攻巴黎時，法詩人雨果，亦不得不放棄「非戰」的態度，鄭重喚醒德軍注意人道的精神。這些生活經驗的

作家們，平時固可逍遙自在，樂觀自娛，可是無情的現實活像一把刀，常把作家的理想割破了。無論任何作家的作品，非依於現實不能存在；這是一個古今不移的鐵則。我們現在是神聖的抗戰時代，一切作家及其作品，應服從於抗戰，並為適應抗戰而創作，才有廣大的讀者羣。

抗戰的作品應注重內容，注重技巧，以深入淺出，生動有力的筆調，寫出和最大多數人有關的事情。其中尤須包含下列三個要素：

實際性：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何以不題而走字內？這就是他係實際參戰的一員，以其目親耳聞身受的種種活事實，表而出之，才能轟動遐邇。閉門造車不符事實的作品，絕無存在的價值。下面這樣一首詞，非身歷戎行的作家不能寫出：

「曉角遙吹，餘音在樹。遠遠的敵人來也，匹馬單刀，倉皇急避；此戰歸來，便是安心處。向前去，生生死死無懸懼！」這首詞寫一個前兵應戰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情形，何等切實活潑？又如：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敘述一個戰士的人生觀，只顧目前的享受，而將性命視若鴻毛，這又是何等有聲有色的作品

？凡是不能在炮火中回味出來的作家，不論離遠至工刻畫至細的作品，根本只是一種層層海市蜃的幻跡，根本喪失其生存的條件。

一般性：一般性即普遍性；我國教育不普及，文盲觸目皆是，倘辭意艱深字句生澀的作品，不管如何運用生花之筆，亦不易感動多數民衆的心絃，頂多做某一階段的點綴品。昔白居易作文，每於脫稿後讀與婦孺聽，如有詞意不懂處，他便痛加刪改，直至白髮老嫗黃口孺子皆明其意而止。這樣，白居易的文章，才能風行民間，歷久不衰。承平時，作品的一般性既如此重要，在戰時尤屬必需。現在盛行的報告文學，體裁詞句，能以平易淺顯見長，人人可讀，人人能懂，其能風靡全國，良非偶然。

持久性：自有人類即有戰爭，最古時人與天爭，次而人與神爭，後而人與人爭。一切文化文明，成在不斷的戰爭中發生與發展。人欲舒適的生活，就須征服並利用環境，征服和利用的前提，就須採用戰爭的手段。任何民族的獨立自由，更須於戰爭中求之。沒有八年的血戰，奧利堅不能離英獨立；沒有七十二戰的奮鬥，法蘭西不能取得自由。即如我國此次為生存而抗倭，決非短期內所能解決，少則三五年，多則如十七世紀中葉的「三十年戰爭」，亦未可知。所以戰時作品，應以持久戰做出發點，不能只拾片段，朝生暮死。一篇偉大的作品，宜以整個戰局戰時為對象，做我們抗敵的一

都悲憤紀錄，最好用集體創作方式，造成一快
記載此項血債的不磨史實。惟「特寫」之類，
則儘可以短小精悍格局，描摹一時一地的景物，
缺少持久性亦不妨。但一部「劃時代」的代表
著作，至少須抓住那個時代的核心。
民族的生存高於一切。作家彼此問題化除
成見，其維民族延續無休的生存。作家爲確保
民族的生存權，可以採取任何方法任何手段，
俾實現這個民族生存的最高目的。假如我們分
解現在的危局，是缺乏情感的緣故，那麼，我
們可毫不躊躇的激起浪漫的抒情作風，如果
是缺乏犧牲精神的緣故，那麼，我們尚需要像
托爾斯泰實傳人道主義的作品，荷認爲山政治
腐敗所結的惡果，則郭果爾的「觀察員」和死
農奴」這類作品，仍有創作的價值；荷認有嘆
起婦女參加抗戰的必要，則易卜生的「娜拉」
等家庭劇，還有存在的需求。戰爭真是無邊的
洪爐，它能消燬舊的廢物，它亦能熔合新的產
物。最能對新時代迎頭趕上去的作家，他所發
洩的作品，就最能投合一般人之所好，這恰成
功一個正比例，越有前進意識，越能發揮生存
的力。

昔人嘲笑儒家不足成大器，尤其是戰爭時
代，說什麼「馬放千里，不必胡代；士貴成功
，不必文辭。孟柯守衛術，不知世務，故因於梁
宋；孔子能力不能圓，故亂於黎丘。今晚世之
儒術，時有低乏，君以爲非，因此不行。」
作家們對此一席微詞，就能默爾而息，不想以
事實表明自己的力量嗎？

締造富有戰鬥性能的偉大作品，就是此時
此地作家們效忠國族的神聖任務。

建 國 與 衛 國

吳 昌

這次吾們神聖的抗戰，是衛國，是抵抗生存的威脅，但敵人何以要加我們以生存
的威脅呢？正是提個我們「建國運動」的成功！所以從來不及估計國際和國內的情況
，都與他有極端的不利，不顧一切，加以我雷聲一擊，企圖粉碎我們尚未完全鞏固的
新現代化國家。如果我們洩洩吞吞如北洋軍閥政府一樣，萎靡如家鹿，只知墨本能以
國內戰，敵人在旁鼓噪叫好，欣賞了二十年，邀請他放一槍一彈，他也未必肯呢！
到現階段，我們敵人的明白了，明白了下列二層意義，（一）敵人出死力以侵略
我們的主要目的，是粉碎我們「建國運動」的成功，（二）敵現附設止，敵人付
代價極重，而企圖徹底失敗，五、萬的軍力，二十五萬的軍費，可以佔領中國若干的
土地，而不能動搖中國上自領袖下至民衆「建國大潮」的來，如果他真是愚蠢到底
，再來五十萬軍力，四十萬軍費，來「繼續消滅抗日政權」。最大的可能，也不過再
佔領若干中國土地，而全中國的「建國運動」，當然繼續得更堅固了。

所以，我們必須透澈地認識「抗戰」乃是中國「建國運動」中必然經過的一幕，
女子分統一個新的生命，必然經過一陣劇烈的苦痛，歷史上一個「新朝廷」，「新
國家」的誕生和建立，也必然經過一陣劇烈的苦痛，乃是無可逃避的自然定律，何況
中國自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以來，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鋼鐵的桎梏重重釘鎖，現在
要從這這百年的鐵考底下翻身起來而回復到自由獨立的人生，並且進而建立一個新
現代化的國家，這一點小小的痛苦，實在百分之百是應該受的，所謂「最後勝利」
，並不一定是指數人自家崩潰，或國際武力干涉，如果能夠憑着這抗戰的痛苦，加緊
「建國工作」。因而刺激，催促「新中國」的早日誕生，現代化的新中國完全誕生之
日，即「最後勝利」到來之時，我想。

我們必須再認識，「抗戰」的最大目的，不是洩憤，不是圖氣，也不是狹義報仇
，而爲的是我們要受苦難以建國，使我們子子孫孫永永遠遠的自由安樂的幸福。

因此，吾在這裏誠懇要求全國同胞深切地反省，自吾檢討，敵人粉碎我們「建國
運動」的企圖，雖然失敗了，而過去六年以來，我們「建國工作」的成績，實在不
佳！氣點說，實在不夠！「埋頭苦幹」，多數見于紙上，「破釜沉舟」，「咬牙切
齒」，「赴湯蹈火」的精神的氣象，實在太少！到了今日，刀劍在頸，更非此！我
大群疾呼，請求全國注意這點，憂慮這點！至於軍事的小技，毫不足憂，這是必然的
先鋒，政府的阻礙，毫不足慮，無屈服的可能。

所以，我以為在現形勢之下：「建國」重要於反攻，「自力更生」重要於收復失
地，「埋頭苦幹」重要於孤身殺敵，我們就要在這敵人刀劍在我們頸上的今日起，在
我們偉大領袖蔣先生領導之下，以軍法來監督，以軍隊精神來推動全國國民。

談談廣西的李白黃

味純

白賈（初稱）三氏，號稱「三位一體」。黨分爲三人，合稱之則不啻一體。一爲獨裁者，姓有每一機關及公共場所，均懸有三人之照相。白賈軍事，以機密爲時所推；賈貴政治責實責任，崇權後方；李則兼資其長，決然平有領袖羣倫之風度，其氣宇之恢宏，態度之雍穆，似非白賈所能企及也。凡本省一切對外問題，均由李氏出面辦理，此則盡人皆知之事實，據李自述其身世，據年華體軍校後，以密於機緣，曾屈身爲體操教習，月俸幾十餘元耳。旋投入軍籍，獲充副營長，適有戰事發生，營長因畏患去職，上級命李代之，其時粵桂間屢有鬪鬪之爭，某歲，桂軍挫敗，李即歸入粵軍，師長係粵人，於檢閱訓練時，痛詆桂軍之弊習常軍，李怒，率部背走，入十萬大山爲游擊隊，屢後重入軍旅，始造成今日之地位云云。此亦一段有興趣之掌故也。

李白賈三人，各有其獨特之個性，但有一混同之點，與人談話時，縱來客意見與之極端相反，雄辯滔滔，至於聲色俱厲，而虛衷受教

之印象，公務員均着灰色制服，軍人均着墨綠色制服，布質粗劣，下丁無差異。其尤別緻之一事，即伊等無一着皮鞋者，皆以西廣式之布鞋代之，徧游梧州，南寧，桂林，各都市，所見均無不同。倘有各服，服義源新式之洋裝，或燦然細裂之華服，旁觀者不假思索，即指之爲失業者或外來之客。然外來久留其地，必與伊等力求同化，則文人改着灰色制服，武人改着墨綠色制服，苟非然者，大衆投以異樣之眼光，殊令人爲之躊躇不安也。雖然，有一例外，使人深感詫異，蓋李氏向着長統馬靴，從未一用廣西式之布鞋也。或謂李氏以地方領袖之尊，宜與衆人有別，或謂馬靴足以表現其英武之姿，此皆妄自猜度，其要人以此就詢李夫人郭德儀女士。女士莞爾曰，無他，避蚊蚋耳，蓋桂省爲產蚊之鄉，每值黃昏以後，信手抓來，可斃蚊飛無數，全省到處皆然。

郭女士爲李氏之賢內助，亦爲

一省女領袖，殆與蔣委員長庇護之爲全國楷模者相同。女士不矜不伐，絕不拿出「夫人」的招牌，爲其不悅之武器，與人對話時，溫循周到，恪守其「女士」的身份，尤喜與「下層婦女」親厚深談。當婦女協會甫告成立時，有事須與李宗仁交涉，女士挽李友某長者代其立意，長者笑曰：夫婦之親，尚容他人爲之代電，話擾耶。女士答曰：此爲團體活動，與家政截然不同兩事，故不如第三者從中斡旋之爲得也。白夫人之性格，則係另一範疇，常踰居簡出，不樂與賓客相周旋，每值戎馬倉皇之際，輒返鄉自適，享受大自然之風趣焉。

除李自黃三氏外，桂省軍人中之佼佼者，爲總參謀長李品仙，（現任第口集團軍總司令）軍長廖磊，夏威，參謀處長張任民，秘書長雷長福宜之，龍州邊防督辦覃耀芳諸氏。關於桂軍將領之掌故，言之頗堪玩味。蓋過去時期，李白與唐生智所統率之湘軍，恒立於敵對之地位，（西征之役，桂軍溯流而上，唐氏因以下野，厥後唐赴平津，

接收白崇禧所統之部隊，白遂解職居港）。而雙方部曲，則有股結莫解之關係，不可謂非一奇蹟也。蕪者葉琪，李品仙，廖磊三將領，爲桂軍中之柱石，伊等均出身於保定軍官學校，與唐生智爲同窗友。唐發跡最早，舉成固湘，任營長職，李廖俱被從之，葉亦服務於湘軍另一部隊中。迨唐扶搖直上，由師旅長而軍長而總指揮而集團軍總司令，（兩府駐武漢時，唐氏曾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下野後由李宗仁代其地位），葉亦隸其麾下，李廖則分任軍師長等要職。此三人者，皆以桂人而久居湘省，所率爲湘軍，與桂省初若風馬牛之不相及，然葉與李自有稔熟親，唐失勢時，三人皆入桂軍中爲要角。湘桂地境相接，桂軍中亦不乏三湘七澤之健兒。然李廖重組軍符，係另起爐灶，非復往者之本錢矣。三四年前，葉在桂林監馬殞命，李白哭之慟，今者墓木已拱，而李廖橫戈縱馬，馳騁於徐淮之郊，殆亦有幸有不幸歟？

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桂軍諸將領，類皆播弄李白兩氏之作風，而得其一鱗半爪，有該吐類似李者，有深謀遠慮肖白者，記者曾與眾

(微葉字) 鶴齡(按李字鶴齡)廣放,不治家人生產,薪薪所入,不
西省省長孫人,民國十五年,蔣委
員長率軍北伐時,李首先率軍進入
湖南,與唐生智之軍隊,會合北伐
。當年即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第三
師師長。其部在北伐戰史中,曾經
克復長沙,岳陽,汀泗橋諸要區,
摧毀敵軍數萬之衆。後任武漢衛戍
司令,湖北省政府委員,十七年,
追隨北伐,任第十二路軍總指揮,
鎮定首都,十八年,自崇陽縣入
北平,李品仙任先鋒司令,後來主
持第四集團軍前敵各部隊鎮守一
地方安穩,中央嘉獎李將軍功績
,特任爲北平綏遠特派員,旋任第
八軍軍長,第四集團軍總參謀長,
後即回返廣西,訓練兵卒三十萬,
迨民國廿四年,國民黨第五次全
代表大會開會,被選爲候補中央執
行委員。氏沉默寡言,治事嚴肅,
深得部下信仰,此次奉令率部加
東戰場之戰爭,轉戰於蘇,浙,皖
各省,軍譽日隆,咸目爲模範軍隊
之氣概,信乎李白二氏之化身也。
諸將作戰最勇,尤推廖正興與
軍聯芳。廖君姓唐生智麾下時,人
呼爲「廖猛子」而不名,唐每將其
背而與之語曰,「猛子若往,吾無
憂矣。」然桂省則盛稱軍氏之武功
,謂爲桂軍中首屈一指。軍賦性豪
放,不治家人生產,薪薪所入,不
敷其個人揮霍,每值囊空如洗時,
輒請省垣某李崇仁氏,面請辭職
。李嘆其愚,慨呼而慰之曰,君又
笑曰,無何,君之「辭職書」,惟
孔方兄能醫之,即解囊銀三千金
。軍卿之入債,歡躍不謝而去。返
下榻樂華社,每得錢,多則一宋便
,少則三五天,必傾其所有,至於
資斧無若而後止。李知其然也,臨
別時必另爲備賈賂費。軍性嗜博
,蒲博大頭,愛之如友,常取山
幣如其仇敵,用之惟恐不速,概以
爲奇貨大,人有詢之者,則笑曰
,「此大不比尋常之大,不會鑽狗洞
,只知博逐野物。」其談諧有如此
者。
此次軍部奉調作戰,桂人每聆
捷音,輒相與色舞曰,「吾人不
必問,軍將軍又在顯身手矣。」(按
桂軍將領,現僅有夏威坐鎮桂林
。)
桂省政治裏層,有一出類拔萃
之人物,外間多不能舉其名,此君
尤不願錄於外傳,罕與外賓相接
,殆一不尚宣傳,從事實際之有心
人也。其人即主張桂省應與中央精
誠團結之李季文,前歲粵桂之變,
係王僅見一次之碰壁,其時站在一
旁,靜觀時局之演變,彼爲絕對忠
於桂省者,初不因主張未能貫徹
,而與李白分道揚鑣,李白亦絕不
以其傾心中樞,而稍存成見猜疑之
念,蓋知其爲人謀則忠,而非善自
爲謀者可比也。爾時桂省雖與中央
偶有違背,而未嘗投以惡聲,留有
和平解決之餘地,此即王氏不得意
中得意之作。王宮於政治頭腦,對
諸種學說,頗能窮其奧妙,以是爲
李白所敬服,相處以師友之間,以
李與之爲兩江親同鄉,禮貌尤爲周
。王亦粉躬盡瘁以報之。據者
李白屢請出任要職,輒遲謝不遑,
此次奉命出師,李曰: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先生可出而仕矣。干瀝
謝如前狀,李強之至再,始允接受
一顧問虛銜。蓋此君對政治非不熱
中,對權位則視若浮雲,願作幕中人
,而不願獻身於政治舞台之上焉。
與王形跡相似,同爲李白不可
少之智多星,向有一人,係廣西大
學秘書長兼文學院院長朱佛定,日前
院省府改組時,煌煌明令中,其名
亦被掛上,係以省委而兼省府秘書
長,於未到任前,以省委京乃器暫
代職務。朱係江蘇人,雖戴負笈法
國,對各國政治之沿革,所得甚豐
,而待人接物,納納然不以名流學
者自期,其前途未可限量也。
觀者謂,李長於政治,休休有
容,而能常獨立斷;白鶴晚夜機,
眼光有獨到之處;之二者者,洵不
愧一時彥亮。此次中央與李以防衛
津浦線之重責,而以白氏指揮江右
軍事,則最高當局之知人善任,尤
爲難能可貴矣。李自裁撤以來,衆
承當局之責,處處韓復榘而韓君
然結廬,指揮于事忠誠自忠部
而能和其共濟,此非李氏之寬裕和
平時準備有素,幾有用之而不竭取
不窮之現象。其正規軍雖僅有十餘
萬,而修築公路及警衛公路之壯丁
若千萬,開採礦山之壯丁若干萬,
不必動用民團,可於瞬息之間,編
爲勁旅二十萬,此即軍事與建設互
相配合之原理也。
語云:桂林山水甲天下,然窮
歷其境者,每謂桂林之山,可遠觀
而不可近視,遠觀之有如畫圖,近
視則崎嶇七竇。不相聯屬,無藉
成林之樹木,無落瀑似錦之河流,
徒令游者登興闌珊,呼地「言過其
實」之感想,或以此象徵桂省之重
要人物,而擬「虛有其表」者,此
殆皮相之論,蓋名城勝景之快憾,
固不難以人力彌縫之補足之,至桂
省羣衆,在最高當局指揮下,將其
所有,展其所長,以貢獻於國家,
以挽垂危之國脈,凡我國人,孰不
敬而服之。

流動的教育

嚴濟寬

教育是國家的命脈，欲求國家走上復興的軌路，必先使教育得以充分的發展，試看歐美列強，教育無不普及，即是事實上的證明。

在侵略者肆意殘殺的目前，你要與辦教育，教育機關就是他轟炸的目標，使你一日數驚，無法上課，發展是談不到了，要想不停頓，也得另謀維持的辦法。不然，一種傳統的固定的學校，在暴日以摧殘文化事業為能事的原則之下，實在時時刻刻有被摧毀的可能，尤其是站在最前線的學校。因此，應運而生的，就有一種所謂流動的教育。

說到流動的教育，在教育史上，似乎找不着這個名詞，但是如此的事實，如孔子之周遊列國，帶着無數的弟子，蘇格拉底之浪跡四處，亦隨有不少的生徒，在過去這是一個新奇的教學方法，在現在是一個適應社會需要而產生的特種教育。我們在固定的學校不能舉辦的情況下，流動的教育，就變為社會的需要了。要適應社會的需要，就不得不辦流動的學校，記得十年前，美國有個海上大學到過上海，學生計有二百餘人，一艘巨大的海船，就是他們的校舍。每逢到了文化較高的都市，就魚貫地登岸，參觀文化機關，遊覽名勝古跡，並訪問當地名流學者，將所見所聞，摘要記入手冊，回到船上，則加以初步整理。當船在航行的途中，他們就舉行討論會或辯論會等，將參觀和訪問所得而有疑問的，付諸討論或辯論，並各做詳細的記錄，過後加以字句的修飾，就是一篇很長的論文。這是流動教育的一種，可供研究者的參考。

接近戰區的學校，隨時隨刻都有被轟炸的可能，以有為的青年，做此無謂的犧牲，是不值得的，何況我們要復興民族，建設國家，正有待於這多青年的努力呢！所以流動教育的制度，據目前一般事實看，有急於施行的必要。茲就所知，略述辦法如次：

(一)住的問題：英國海上大學是預備周遊世界的，以海大干

陸地，在船上常更為便利。我們的學校是準備陸地上流動的，當然用不着船隻，只要帶着電子車露營的篷帳，就可以供住宿之用，橫置還是各校都早已備用的，用不着重新購買。

(二)行的問題：在電子車用具裏，有所謂輻重車，裝載篷帳行李以及炊具等等，我們採用流動教育的制度，也可以利用這些輻重車，運載各種應備之用具，至於課本與文具用品，可由學生自己攜帶，也是很簡便的。

(三)衣的問題：穿著制服或軍服裝，固然美觀，又可以振作精神，這是大家承認的，但處此敵機猖獗，任意轟炸的時候，却大可不必，因為整齊劃一，倒容易引起敵機特別的注意，難免不造成顯明的目標，所以為着安全起見，穿著便服，較為妥當。

(四)食的問題：露營的電子車，個個都會煮飯做菜，而且一切炊具，也是現成有的，假如舉辦流動的學校，儘可把這些東西，帶着走，走到那裏，帶到那裏，到了那裏，就在那裏煮飯做菜，煎煎就熟，輕而易舉，一點也不成問題。

(五)課的問題：關於課程方面，應用國文，英語，算學，物理，化學，音樂等科目，此外對電子車或軍事管理，要加緊實施，特種教育，也要切實施行。前者是使學生受正常教育，以備將來建設現代國家之需，後者是使學生過慣紀律生活，探討軍事知識，應付這危險的非常局面。至於上課地點，晴天，山林深處，小溪旁邊，可以上課；雨天，祠堂廟宇，寺院庵觀，亦未嘗不可以上課。若肯自修靜坐，在蒙古包式的篷帳裏面，對着青山綠水，展開課本一卷，反覆細讀，常有特殊的風味。長足的進步，自在意料之中。

(六)錢的問題：最後一個問題，是最重要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不能解決，前面所說的衣食住行，大半都不能解決。政府若對外抗戰，經費支出，當然龐大，恐無暇及此，只有求諸經濟寬裕的社會團體，和熱心教育的財界富翁，予以物質上的援助，使這種嶄新的制度，得以普遍的試行，則國家教育，不致中斷，青年子弟，求學得所，於復興民族之前途，當有莫大之利益。

從東戰場到北戰場

甘介侯

一 軍事重心

敵人北渡黃河，南越長江，夾攻津浦路之後，大家都把徐州看作戰時法國的凡爾登，把東戰場看作德國的東普魯士。中國抗戰的前途，確是在徐州的天平裏秤着。敵人的計劃是在三月之前打通津浦路，三月中旬開始從臨海路長江平漢路夾攻武漢。徐州若有意外，徐州鄭州之間的臨海路，在敵人南北夾攻之下，當然要受很大的威脅，敵人還想借機信陽，切斷我平漢路的南段。但是我若運用得好，東戰場的將士能出死力，那末東戰場便是敵人的坟墓，俄軍在東普魯士的全軍覆沒，不難重見於今日，敵人進攻武漢的計劃自然粉碎，而我全局的軍事佈置，可以從容不迫地依次進行。最近北戰場的敵人逼近黃河，起初大家以為敵人一面要衝下平漢路威脅武漢，一面要在封邱渡河截斷東戰場的後路，其實黃河北岸的敵人決不能渡河，我們已有制敵的辦法。敵人的進攻還不過是開幕中間的一段穿插，軍事重心現在還在徐州。我先敘述此次到了徐州的見聞，再來討論黃河北岸的局勢。

二 主將的沉着

二月二十九日得了徐州的李宗仁先生的長途電話，要我到徐州去，我想到東戰場去看看一定很有意義。我很興奮地於三月一日從漢口動身，三日早上四點鐘到了徐州，出了車站，

看見被敵機炸毀的民房，車夫對我說每天上午敵機一定來的，有時一天要來三四次。我先到花園飯店，沒有房間，就在眼房裏待旦。天剛放光，我就到司令官官邸，值日的班長認識我，我直走了進去。除了三四個守衛之外，大家還沒有起來。我不去驚動他們，便在一個院子裏散步，歷史是多麼奇怪呵。我一面散步一面這樣想：這是日本軍閥的先覺第一個拿溥儀來做傀儡，張勳的新門，現在變為主張焦土抗戰的李宗仁先生的司令部；以前各省督軍在這裏開督軍團會議，要推翻民國，商量怎麼去復辟，現在那個司令部指揮了東北軍西北軍川軍，現在軍去與敵人拚命，爭取中華民族的生存與解放。這是多麼有趣味的一回事呵！一個號兵拿了一個軍號，也在那裏來去，走，預備到了六點鐘吹起身號，恐怕他也覺得時間過得太慢吧。忽然房裏的電話鈴響了，門口先生起來接電話，我就走了進去。他見了我驚異：「你怎麼今天到了？漢口的電話說你二日才動身」。我說：「我提前走的，若是電話不把你吵醒，我還要到院子裏去呢」。他說：「昨天聽前方的電話聽到夜裏三點鐘。現在又來了，打好了電話問你談」。他接續不斷地在電話上指揮前線的軍隊，從他的電話裏知道敵人到了蚌埠之後，不在那裏渡河，折向西進的軍隊開到淮河北岸，並在懷遠與在淮河南岸

對峙方面的我軍夾攻敵人。他說完了電話，走到牆邊，在軍用地圖上指出我軍的陣線，以前我軍的陣線是與敵人所佔據的津浦路成爲並行線，敵人到了定遠臨淮關鳳陽之後，我們的陣線像扇子似的，從津浦路向西展開。他在地圖上指出了懷遠說：敵人在懷遠北進，真是輕敵，看他橫行吧！他好像胸有成竹，很有把握，我覺得非常安心。一大疊的電報送了過來，他去發電報，忽然管報來了，他似乎沒有聽見，還是把電報一張一張的翻着。我說：「這是警報，到外面去罷」。他說：「不要理他，我從來沒有下過地洞」。我便成爲鎮定沉着是一個主將的最要條件，韓復榘撤退之後，徐州是非常危險，他以這種沉着的態度，坐鎮徐州，從容地調兵遣將，把局面轉危爲安，穩定的空氣一直到現在籠罩了這個四面受敵的重鎮。

三 敵人軍事計劃的檢討

參謀長徐口，副官長郭口口走進房裏，我們三人便圍了一張小桌子坐下，我發覺在江蘇最後據點的徐州，我們三個亡家的江蘇人碰在一起，真有一故園西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的感想。我說：「主張焦土抗戰，先從我們家裏焦起，也是應該的」，我同徐走到牆邊在地圖上研究敵人的軍事計劃。津浦路的黃河鐵橋已經炸毀，一時不能修復，而且黃河南岸還有四條橋樑也已炸斷，敵人運兵運軍火，都成困難；敵人雖是可以把火車頭車輛運到青島，由膠濟鐵路運兵，但比較起來不如津浦路南段的方便，浦口到蚌埠的鐵路，敵人正在趕緊修理，已經把京蘇路的

車輛通過長江。所以敵人的主攻在津浦路南段，津浦北段的兵力不過是牽制作用。

敵人在津浦路南段有三條進兵的路：一條是正面進攻，渡過淮河攻宿州，從宿州折西攻歸德；一條是從懷遠攻蒙城，從蒙城進攻歸德；一條是從定遠西攻壽縣，從壽縣經正陽關到阜陽，從阜陽北可攻歸德，西可攻信陽，橫截平漢鐵路。第一條路，淮河兩岸是河沼地，低濕泥濘，行軍不易；第三條路，孤軍深入，危險太大；第二條路當然最爲便利。敵人的戰略是攻我側面，截我後路，所以三條路線，都是以攻歸德爲主。敵人若到歸德，徐州可以不戰而取，津浦路可以打通。敵人若是神仙，心裏要什麼，就得到什麼，那末這個計劃確是妙算。

我到徐州的那一天，在定遠的敵軍不向西進，轉而往北，在懷遠之南渡河，但其主力將向蒙城前進，抑向宿州前進，看不清楚。敵人在津浦路南北段作戰的有四個多師團，隨時可從江南增調援兵。

四、佈好天羅地網

敵人的便衣隊到了懷遠之後，我們就在宿州，蒙城，合肥作嚴密的佈置。敵人的輕敵果然被口口先生料到了，敵軍大批渡河到了懷遠。但是他們即刻發覺，這裏的打仗不如京滬線上進一步得一步的那樣簡單，恐怕吃虧，便退回淮河南岸。敵人大勢躊躇了，進又進不得，退也不是辦法，後來決定在津浦路東面的臨淮關渡河，想側擊我沿鐵路的前線，推進到固鎮宿州，再折西攻我歸德。前方的電話來了，說我們的飛機飛到淮河，敵人正在渡河，炸死

新
陸
地

了好幾百人。我聽了不知多麼痛快，我們老是挨敵機的轟炸，現在讓他們自己也嘗嘗這個滋味。第二天我們的飛機又去轟炸。

恐怕津浦路北段的敵人會舍攻我，我們先發制人，正而左翼右翼三路同時反攻；恐怕江南的敵人渡江增援，便與江南我軍取得聯絡，也同時各處反攻。口口先生命令在徐州的集團軍總司令軍長師長一律到前方去親自督戰，空氣頓時緊張起來了，天時地利人和都是我們的，我們佈好了天羅地網，專等敵人的「賞光」。

敵人在臨淮關渡河了，這是他們的主力，過河的在一師團以上。在敵人次子渡河之前，有一個將領對我說：「從前內戰的經驗，在淮河之北的終是失敗，因為淮河南岸是居高臨下，況且淮河南岸向北構築的工事，現在反而落在敵人手裏」。祇拿蚌埠臨淮關的南北岸來看，這個觀察確是對的，但是拿戰區全部的佈置來看，淮河之北却是我們地利所在。敵人若是冒險北進，對不起，我們要渡河回去，休作此想。敵人到了淮河北岸，我們先給他一個迎頭痛擊，那次是肉搏，前方電話報告，我們士兵的死傷是四千多，敵人死傷之數大致相等；我們再給他一個包圍，隨後在淮河之南我們又給他一個側背攻擊，敵人受不了，便把大部份軍隊撤回淮河南岸，現在淮河北岸差不多已經肅清，敵人祇在懷遠留下少數部隊，架好浮橋，以便隨時後退。

從淮河北岸攻固鎮宿州的「一條路」又走不通。敵人現在漸漸集中定遠，意在南攻合肥還是

西攻壽縣？這兩條路也是走不通的，因為皖南我們駐有重兵，不是把頭碰壁，便是側背受攻。所以敵人祇得在臨淮關鳳陽上寢定遠一帶，暫取守勢，以待增援。敵人在津浦南段受了這樣的挫折，戰事重心便移到黃河北岸，攻取曹南，同時因為津浦路的黃河鐵橋勉強可以通車，津浦北段的敵軍，也便活躍起來。濟寧汶上一度被我克復，南進之敵已受打擊，現在得了增援，想從濟南居安直趨金鄉，威脅歸德；但是歸德現在是保護徐州進衛開封的重鎮，重兵駐守自不待言，敵人的戰略向來避免正面進攻，刻雖裝模作樣，料他不敢輕於嘗試。津浦路東面，敵人也想從諸城營縣側擊我們右翼，但進入山地作戰，敵人決無這種勇氣。現在敵人想攻取黃河北岸，攻取曹南，戰事重心一時移在黃河之北；但戰略上的重心，仍爲徐州，因為敵人最後目的在於攻取武漢，津浦路若不打通，敵人進攻武漢的計劃，決難實現。

五、徐州點將

東戰場有口個集團軍總司令，除了自兼軍長之外，還有口個軍長。軍口口因為要到前方指揮，請大家飲酒，留在徐州的將領都來參加。郭腰腿向我勸酒，頗有拿我做目標的意思，我不示弱，但看見了他拿茶杯來倒酒，我同于口口徐口口便劃界退出，自認爲弱小民族。別的桌子看見郭腰腿弱小民族，都拿了茶杯來打抱不平。郭君來勢洶洶，大呼「笑噴何在」，旁邊桌上一個白面書生，應聲而至，他是兵站分監，特地從開封跑來，助郭的聲勢。頓時提酒的來往如梭，熱酒的手不停，那天晚上，

大有「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的氣概。

第二天我同鄧口口孫口討論四川問題，大家覺得四川是我國抗戰的最後根據地，一切需要的條件都已完備，物力人力，地利天險，饒然是一個國家。現在四川整理得好，不知要增加多少抗戰力量。把四川問題並不是屬於解決，中央要將四川成為中國的四川不是四川的四川，四川要中央重視現在的環境，慢慢地去整理，這是不相矛盾的，既要中央與地方大家明白了對方的真意，四川問題即可迎刃而解。我同鄧的個人意見，他說「對於四川問題，我祇有八個字」——擁護中央服從領袖」。

口口口是我的鄰居，我們都住在花園飯店。九一八事變的發生，日本方面的原因，我事前提到了日本，得知內容，在我「日本為什麼要侵略中國？」一文中，說了一個大概。東北方面的行情，我還不大明瞭，便請于口口敘述經過，他的敘述很有歷史的價值。

革命軍推進到華北的時候，李軍大部份開在關內，那時日本向李軍表示不必開關外，張作霖召集了各將領會議，許多人認為關外很有把握，主張與革命軍打仗；但多數覺得日本問題極為嚴重，不如退出國外保存根據地，字口口就是主張最力的一人。張作霖所以把軍隊交給張學良，自己先回關外，日本看他不能警告，便把他炸死。張學良秘密回到瀋陽，軍隊也跟着開關外。從此張學良與日本日漸地發生摩擦。後來北平開擴大會議，東北軍又差不多全都退關，那時東北軍的內部一面恐怕軍

歐戰開始之後日本人要在關外覬覦，一面又捨不得華北的地盤。究竟地盤的思想戰勝了。留在東四省的軍隊不過三萬人，清陽祇有一旅兵力。日本軍都覺得這是一千一時的機會，準備發動。張學良適自南京飛到北平，在協和醫院醫病，病很沉重，他的左右恐怕外面知道發生騷亂，所以密電不讓國人去探病。日本軍都以爲張學良死了，覬覦更急。東北將領要急，軍隊趕出關外，此時張學良的病已漸漸痊愈，張派湯爾和去偵察日本動向，湯回來報告，一定不會有事。但大家總是懷疑，所以先派飛機回去，各軍的彈藥也陸續接回去，隨後可把軍隊開回。別軍的彈藥都已運出關外，隨後一軍的彈藥正在半途，九一八事變已突然爆發了，留在關外的加曼達野戰地高射炮共有六百多門，捷克步槍六萬枝，清陽兵工廠自造的步槍八萬枝，關外的彈藥庫都已裝滿。我聽了這番話，與于口口相對歎息，關運如斯，還有什麼話說。過了一兩天他到京去當督戰，因為一個團附同一個旅部的軍官隨隊退縮，他就把他們槍斃，他的部隊這次很有成績。

有一天李口口率領了西北軍來了，李口口先生請他吃飯，要我去陪客，我很高興。蔣清樞要發生之後，他在惡劣的環境之中，在朝令夕改的和戰局面前，能夠有這樣的決心這樣的勇氣，在天津帶了警察保安隊去同日本人拚命，這是值得我們敬佩的。李的為人沉毅鎮定，吃飯的時候，很少說話，對於上官非常恭敬，這是西北軍將領普遍的習慣，他是副軍長。第二天軍長張口口來了，他是這次平津事變中的一個主角，李口口先生對我說：「你不要走，同他見見面」。參謀長徐口口到門口去接

了進來。張對李深深地鞠了一個躬，李請他坐下，閒談了幾句，他忽然站起，向李立正，「司令長官，報告！」他用很嚴肅的聲調向李敬禮，李似乎不許意思，因為他對部下向來是很隨便的。李即站起來抽了一枝香煙遞過去，又倒了洋火替張點煙，笑容滿面的對張說：「坐了說，請坐！」張也似乎吃了一驚；因為這完全是因為他意料之外的，張就坐下來報告軍隊的人數，開到的地點，並請示以後的作戰和作戰的方略。張臨行之前，很誠懇地對李說：「我這次一定用全力去打」。我聽了這句話，非常感動。雖無愛國的心，誰不想做抗戰英雄，祇要環境好，處境得當，那一個不願替國家去死，現在聽見他的軍隊打得非常勇敢，立功不少，可見他說那句話時，已經下了很大的決心。

六北戰場的判斷

敵人向黃河北岸進犯，可能的企圖，不外下列幾種：（一）津浦綫和江南的戰爭，都已受了挫折，我們在河南的兵力比較薄弱，不如攻取豫北晉南，先佔佔據華北五省的計劃變成事實。（二）肅清黃河北岸，消除渡河時向背受攻的危險，一俟機關開打，打通津浦綫，切斷滄海路，衝下平漢路的計劃可以依次進行。（三）佔據滄河之後，西可攻入陝甘，截斷蘇俄路線，南可進犯襄樊威脅武漢，東可沿滄海路推進，窺我洛陽鄭州。

現在敵人的主要目的是攻取武漢，先要明白敵人進攻武漢的計劃，才能了解北戰將敵人的企圖究竟是什麼，敵人進攻武漢本有南北兩路：南路以浙贛鐵路為主長江為輔；北路以滄海路為主平漢路與長江為輔。南路的目的是

長沙，由長沙推進武漢。但長沙不久水漲，兵船不能通行，何以不以長江為主攻的路線？這還是因為我們的空軍力量日益增加，長江而有限，敵艦若被炸掉，無法逃避。所以長江運輸線是最為便利，而不能為主攻的路線。現在敵人採取這條路線，依我判斷，敵人在不與我取南線，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我軍在與敵宜與漢陽間容蕪湖官城餘杭一帶極為活躍，後方尚未穩固，敵人怎麼敢貿然西進？第二，無論從杭州向長沙推進，是不是容易？但一到長沙，便要四面受敵。廣東廣西的軍隊，可從漢路湘桂公路攻敵背後，鐵路的兩翼，我們也可調集大軍向敵側擊，敵人若是先攻廣州，一面由粵漢路推進，一面由浙贛路推進，或許也有把握，但因兵力不均分配，且有對英的顧忌，敵人似乎已經暫時放棄了攻粵的計劃。

那末敵人一定採取北路，長江不能為主攻的路線，平漢路為什麼也不能為主攻的路線呢？原因頗為明顯，隨海路的面面我們都駐有重兵，平漢路兩旁我們也隨時可以調集大軍，敵人若從平漢路南下，我們在隨海路東西段的軍隊像剪刀似的向鄭州切斷敵人後路，平漢路兩旁的軍隊也來一個側面夾攻，那是一個多麼危險的勢態。敵人的戰略雖是速戰速決，但他們的戰術却是穩紮穩打，當然不肯這樣輕於冒險，所以這幾天平漢路的正面雖是非常緊要，但是敵人即要南下平漢路，我以為敵人沒有這一個膽量。

敵人在平漢路南下之前，必須佔據隨海路東段，如此左翼方面可無顧慮，但要建此目的，必先打通津浦路。所以敵人於此時要在封邱、波河、咸骨開封，也是冒險太大。因為開封南

而的隨海路都在我們手裏，敵是背水，兩面一夾，那裏還有生路。敵人迫犯鄭南，想併吞整個山西，這雖是大舉進攻武漢的準備工作。但是是從南關西入陝甘南攻襄樊，敵人的戰術既已定，決不致這樣迂迴深入。是種笨拙的計劃，敵人至少須再增加十個師團，方可談得上進攻武漢。津浦路南北段，已有四個師團，這次受了挫折，便向國內增調四個師團。希特勒在國會演說之後，日本覺得有恃無恐，便從東四省防俄的軍隊之中，抽調兩個師團，增援開到之後，敵人的計劃，一面進攻徐州，打通津浦線，一面渡過黃河在隨海線與津浦的敵軍聯合一致，然後沿平漢線南下，進攻武漢，敵人雖是增調了六個師團，但是要實現這個夢想，先要給我三個答案：第一，我已經說過，戰場的軍事佈置好像天羅地網，敵人兩次渡過淮河，人數不能算不少，但不知是難而退還是狼狽退回，現在有何把握再去嘗試？第二，普通以為隨海路與黃河並行是我們的弱點，其實敵人不能渡河就是在此。我們因有鐵路行軍迅速，而且空軍力量日益增加，敵人怎麼強渡？第三，平漢路以東為天險的山地，都有我們的重兵，出可以戰，退可以守，敵人也要方法過清，若是無法過清，平漢路的兩翼都要受威脅，敵人怎麼能南下？這次是垂死的掙扎，我離開徐州的那一天，繞道龍山，遠望劉邦項羽最後決戰的九里山，便想到中國歷史上遷都中原的內戰是在這裏決了最後的勝負，那末這次我們是神聖最先決的對外抗戰，一定也會在這裏留下了民族解放勝利的偉大遺跡。

入 桂

黃炎培

破碎山河夢裏人，驚條行李滿南身；離家到此三千里，我生於今六十春。二水源通湘合桂，一年節盡舊更新；請看萬里千門帖，三月興亡卜楚秦。

案：黃炎培先生字任之，江蘇上海人，進清舉人，遊學扶桑。清末之際，嘗假寺庵祠宇開會演說，以語涉激烈，一度入獄，頗受教士感服力始得脫。辛亥以還，參加革命，從事教育，與蔡元培相維，相和衷。黃氏寓上海西門路二十號，故有一西門破曉一名。自我軍退出淞滬以後，倭人以黃係上海地方協會常委，申報諸巨頭之一，曾數度挽留伯鴻勳，迫任偽組織中要角，黃拒之，翌日遂被殺害。

劫後吟

譚澤闓

世亂時艱白日昏，江山到處見啼痕；且來賣卜為糊口，不許吟詩吊國魂。風有狗吠，無家無鄰更無村；最憐劫後妻孥，十月西風短褲。案：譚澤闓先生字振奮，書法家，海內，滬寓塘山路，八一三事變後，族人首在倭軍控制之下，鐵蹄所至，華人的生命財產悉被毀滅，譚氏以事起倉卒，匆匆不及携其所值，法帖古玩書畫盡為劫掠，據譚氏謂，損失之巨，痛，言之酸心。近嘗署名酒徒，賦詩誌痛，以伏孤憤，言不由已故也。

受傷的

立屏

早晨，
隊伍衝散了。我緊握着手槍獨自在江邊探

索。
「哎！痛！痛啊！」當我的右足踏進
一叢蘆葦的時候，突然發出了這樣的一聲慘傷
的怪叫。這使我驚惶地連忙把右足抽了回來。
低下頭去一看，原來為我踏着一個腹部掛彩
的弟兄。他的身子癱軟的縮成一團，蜷伏在草
叢中。

「同志，你是那一隊？」我慌張地問，他
困難地舉起頭來。臉色變得正如一塊褪了色的
黃布，一雙失神的眼睛可怕地凝視着我張開
的嘴巴，急促地喘息着。

「書記官！他驚奇地叫了，同時用力掙扎
着，他那滴血的肚子準備撲立起來。經我阻止
後，他說：

「我是六連，第三排，第七班，一等列兵
王勇，在四古坪反攻時受傷的。」繼而他又異
常焦急地反問：

「我們隊伍殺回去了吧？營長連長他們！
……」

「是的，」我不好意思的寬慰着他：「我
們隊伍現在打得很好，營長他們都在前面！」

「是……」一顆砲彈在距離我們五丈以
外的砂地上爆炸了，接着是一陣機關槍的密集
的掃射。我們都習慣地一同俯伏下去。
王勇的傷口雖然已用綁腿布緊緊地紮牢，

可是血仍然不斷地在向外滲流，當我站起來
的時候，我的灰布軍衣也大半為其染紅了。

我向前面迅速地探頭了一下，這時緊密的
槍砲聲已移向鸛龍山的四週，滾滾的烟火蓋沒
了山下的村落。我想得到那是怎樣的一個場面
：是我們的血脈着敵人的血，是我們的執手滴
彈的壯士抱着東洋鬼子的腦袋在咬牠的耳朵，
在嚼牠的心肺，野蠻的侵略者啊！

于是，我很興奮的問道：

「那末，四古坪的反攻，我們弟兄傷亡的
很多吧？」

「多啊！都是拚着命幹的，誰也不把生命
放在心上。」王勇他猛力的咬了一下牙關，我
明白他在盡力抑制着他的痛楚；「我們一排人
差不多完了，我親眼看到我們的班長為機關
槍的流彈洞穿額部而倒下，排長的左臂為砲彈
的碎片所擊斷，其他的弟兄不是死在砲彈裏，
就是傷亡在敵人的機關槍的掃射下！可是我們
還是不肯退却，還是不顧一切地向前進啊！一
直到一連人祇留我……還有八班九班的三四
個輕傷的弟兄的時候。」

「你們的連長呢？」
「剛從這裏由兩個弟兄扶着過去，那幾個
輕傷的也都在前面！」

「那末你，同志，是因為走不動而遺落在
這裏的？」
「是的，」王勇的語氣逐漸無力的低沉了

下去：「我先這一氣跑六七里光景的路，可
是現在我再也沒有氣力換上一步——我實在痛得
要命！」

敵人的排砲突然從鸛龍山的東北方向瘋狂
地發射起來，而我方的槍聲跟着就稀稀了，前
面山場的叢林中，我糊糊地看到我們掛彩了的
弟兄有好多在匍匐中掙扎。

「同志，我攙了你走吧！你太累了，可是
死在你手上的東洋鬼子也若不少，你可以
自盡了。」我只有這樣安慰着他。
「書記官，你——你走吧，我可走不動。
不，我想換在這裏，等一個好機會，讓敵人猛
不防地再吃我一手榴彈，因為，我發得還不夠
痛快……」

「那又何必呢，這功勞且讓給別的弟兄吧
？怎樣，我背你！」

「也不好，我知道我只要移動一下就會死
；不，我要死在這兒——戰場上，這是難得的
，為了打敵人！」王勇雙手揪住了腹部，蜷伏
着再也不動一下。

我慚愧，然而為了我負有使命，便急遽地
繼續向前進行。

大路上，我趕上了八九班的四個輕傷的弟
兄，傷腿的扶住了臂膊「帶花」的在逐步逐步
拖曳着行走。我又趕上了那位臂膀為彈片擊斷
的排長，山兩個弟兄兩兩攙扶着比較快地前進
着。

在半途中，我的耳邊還隱隱地這樣聽到：
「殺啊，弟兄們，殺啊！別讓他們逃走半
個啊殺啊……」

然而，那聲音是一點點地微弱下去了。
我明白他的力量已用盡了。然而他是有交代
了，對祖國，對中華民族。